

蓋達爾小說集

# 讓它發光

夢海譯



時代出版社

# 讓宅發光

著 爾 達 蓋  
譯 海 夢

時代出版社

А. Гайдар

# Пусть светит

Перевод Мынь Хай

Шанхай

Экста

1951



1951年10月初版

(8000冊)

蘭州分店：蘭州民國路五十八號

杭州分店：杭州延齡路一四一號  
電話掛號：二二五六一

總社：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 
電話掛號：五二〇六

上海(11)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 
電話掛號：二〇〇四  
EPOHPIBOO

著者 蓋達爾  
翻譯者 夢海爾  
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  
代出版 上海

讓宅發光

# 讓 它 發 光

紀念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第十五週年



父親很遲還沒有回來，坐在桌上吃晚飯的是三個人：赤着脚的小伙子葉菲姆，他的小妹妹伐耳卡和七歲的小弟弟，綽號叫做小淘氣鬼的尼柯拉施卡。

母親剛去拿粥的時候，突然電燈熄滅了。

母親隔着板壁喊道：

『誰搗鬼呀？是你嗎，尼柯拉施卡？瞧，小鬼，你要搗出禍來啦！』

尼柯拉施卡受委曲了，他氣忿忿的回答說：

『自己沒有看見，就隨便亂講。我又沒有關燈囉，也許保險絲燒啦。』

這時母親吩咐說：

『快去，葉菲姆卡，把門廊裏的梯子拿來。先把糖罐放在架子上，要不然這班小公民，黑暗裏會把糖一下子抓光的。』

葉菲姆卡走到門廊，一看：出了什麼禍事呢？街上漆黑，發電站漆黑，周圍都是漆黑一團。

葉菲姆卡跑進房間說：

「媽，點上煤油盞吧。這不會是保險絲燒了，也許廠裏出了什麼事。」

母親到儲藏室拿火油去，葉菲姆卡急忙爬到床底下去找尋靴子。左腳穿的找到了，可是右腳穿的怎樣也找不到。

「大概又是你們把它弄到那裏去了？」他問那兩個一聲不響的孩子。

「是伐耳卡弄的，」尼柯拉施卡說。「她把靴子拖到暖爐背後，裏面插上一把揮帚，她說這是花園。」

「葉菲姆卡，葉菲姆卡，」尼柯拉施卡用慌張不安的低聲問，「街上什麼東西噓噓響呀？」

「瞧我來噓你一下，」葉菲姆卡回答說。他把白樺樹枝做的揮帚從靴子裏拿了

出來，小心翼翼地把手伸進靴筒，因為有一次這個淘氣的小姑娘伐耳卡，爲了澆自己的花園，曾經給他在靴子裏倒了滿滿的一大杯井水。『瞧我用樹棒來噏她幾下！』這時候他不再說下去了，因爲從敞開的窗口，他聽到一種奇怪的、一會兒轟轟、一會兒烏烏的聲音。

他穿上靴子，從房間裏急忙跑出去。在門廊跟母親撞了一個滿懷。

『上哪兒去？』母親尖聲叫喊說，她用沾着火油的手指緊緊地抓住他的手臂。  
『放手，媽！』葉菲姆卡掙脫了，跑上台階去。

他回頭看了看，急忙扣緊皮帶，戴上鴨舌帽，沿着黑暗的街道跑去，穿過土坑，經過一座小橋往山上跑——往他們的規模並不怎麼大的玻璃廠那方面跑。

門廊裏什麼東西在噠噠響。有人在黑暗中摸索着門。

『誰呀？』母親問，伐耳卡和尼柯拉施卡拚命挨到母親的身邊去。

『還沒有睡嗎，瑪莎？』聽見是發着抖的年老人的聲音。



這時候母親已經知道，那是女鄰居馬爾法·阿列克謝葉夫娜。

『怎樣還能睡，』滿心高興的母親很快接下去說。『燈光沒有，飛機轟轟地響，富家的又不在。葉菲姆卡剛才從我手裏掙了出去，好像人家用開水燙他似的。』

『這些共青团員哪，』老奶奶憂鬱地說。

聽得很清楚，她把小凳子移動了一下，接着把手放在蒙着漆布的桌面上。

『我家裏的薇爾卡也是這樣，燈剛剛一熄，她聽到了烏鳥的響聲，就馬上向門外跑。我對她說：「你上哪兒去，蠢丫頭？……男人去得，小伙子去得……況且你還是個姑娘……快十六歲哪」。她停了停，想了一會。「好奶奶」，她說，「別生氣嘛。這是白軍的飛機。這是警報。我們要去集合……那裏還有不少同志呢」。她在門廊釘子上拿下一隻袋子，跟貓兒一樣跳了出去。瑪莎！我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她走出去。』

『她拿的是什麼袋子呀？』母親問道。

『老天爺才知道！她還是最近拿回來的，起先掛在房間裏。我對她說：「拿出

去，薇爾卡，拿到門廊裏去，要不然整間屋子會聞到石炭酸的味兒。」

「這是軍用急救包，」尼柯拉施卡插嘴說。「要是有人讓子彈打穿啦，讓炸彈炸傷啦，那就從這包裏拿出東西來綁紮。我早就完全懂得啦。」

「你還有不懂得的！」母親嘆了口氣，聽見他移動小凳的聲音，就問：「尼柯拉施卡，你想溜到哪兒去，幹麼不坐好？伐耳卡剛有點兒瞌睡，你就鬧個不了。」

「媽，」尼柯拉施卡離開窗台，低聲地問：「什麼東西老遠地在轟轟響 轟隆隆 轟隆隆？」

「小鬼，哪兒在轟轟響呀？」母親打了一下抖，低聲盤問他。

母親聽了尼柯拉施卡這幾句傻頭傻腦的話，她的手頓時失去了氣力，她覺得睡着的小姑娘伐耳卡就像一塊大石頭那樣重。

她走近小窗子那兒。好像忽然颳起一陣大風，又好像響過的巨雷的回聲，什麼東西震了一下，靜下來了，但這並不是狂風和巨雷，這是大砲低沉而密集地在轟響。

葉菲姆愈是跑近工廠，他碰到的匆忙來去的人們，就愈加頻繁起來，小門咿咿呀呀，大門砰砰嘭嘭，馬車格吱格吱。他上山的時候，趕上共青團女團員薇爾卡。

『快跑，薇爾卡。你可知道那兒在轟隆隆響？』

『等一等，葉菲姆！請你拿一拿急救包。讓我把襪子拉拉好。本來我打算睡啦，突然——警報響了。好容易從奶奶那兒掙了出來。』

『什麼襪子不襪子，』葉菲姆接了她的發着藥味兒的急救包，回答說。『襪子算得了什麼！我一隻靴子完全是光着腳穿的。趕快跑，薇爾卡。』

他們在拐彎地方碰到兩個人。一個是帶了步鎗的陌生的高個子，還有一個人帶的不是步鎗，是手鎗。那個掛手鎗的人是革命委員會委員謝緬·索巴金。

『停住，』索巴金命令說。『你們上哪兒去？去集合嗎？那裏暫時用不着你們。趕快跑到馬拉霍夫大路的十字路口去。馬上有許多來運難民的馬車要駛過。你

們留在那裏，輪流值班，計算車輛。十五輛立刻駛到高崗區，讓他們在學校那兒等候。十輛從斯派斯克大路一直駛到盡頭地方。其餘的都開到革命委員會去。」

『給我一管步鎗，索巴金，』葉菲姆請求說。『如果要我值班的話，那就得給我一管步鎗呀。』

『給他，斯杰派，』索巴金回過去對他的高大而駝背的同志說。

『不給，』那個同志回答道。『那有這種新規矩！』

『給他吧，到了集合的地方，我馬上叫他們另外給你一支。』

『不給！』那個同志回答時已經生氣了。『另外給的有沒有還不知道。這一支可在自己手裏。』於是他用手掌拍着鎗柄，熟練地把步鎗掛在肩上。

『喂，至少把刺刀給他吧，』心裏發急的索巴金生氣地說。

『這可以給他，』那個同志同意了。

於是他把一柄套在光亮、但有些掉皮的刀鞘中的沉重的德國刺刀，從皮帶上解

下來給了葉菲姆。

『跟剃頭刀一樣，』他溫和地對皺着眉頭的葉菲姆說。『我親手把它整整磨了一個鐘頭。』

他們跑到黑黢黢的、僻靜無人的十字路口。

『我們坐到矮樹叢下面去，』葉菲姆小聲說。『我要順便弄些草來塞在靴子裏，要不然的話，沒有裏腳布，怕會磨傷了腳。』

他們拐個彎，坐下來。葉菲姆把靴子脫下來，用手去摸草，然後問：

『喂，薇爾卡，你的急救包裏可有寬條的繃帶和紗布？這兒沒有草，周圍全是些乾的苦艾。』

『不行，葉菲姆卡！繃帶也有，紗布也有，祇是不給：這是給受傷人用的，不是帶來給你做裏腳布的。』

『捨不得嘛，傻瓜，』葉菲姆生氣了，他戰戰兢兢的抬起脚步，走進矮樹叢去。

手碰在蕁麻上，他感到一陣灼痛。荊棘刺着他的腳踵。最後，他摸到了一張大牛蒡草，就坐在地上，開始把光着的腳裹在滿染塵土的闊大葉子裏。

他穿好靴子，沉思起來。前天他還安詳地在這條路上走過。同樣是溪水潺潺的流着。同樣是小鳥輕輕的唱着。但那時候大砲還沒有響。黑暗的天空中並沒有發出火光，教堂沉重的鐘聲並沒有在遠處敲響：鎗……鎗……鎗……

『白軍，』他想起了俱樂部的宣傳畫，嘴裏喃喃地說，『哥薩克白軍。』

突然間，好像整個晚上直到現在他才真正明白，這已經不是那些跟宣傳畫一起貼在革命委員會和俱樂部牆壁上的、不會損害人的、用顏色畫出來的哥薩克人，而是手執沉重的馬刀和編結的馬鞭、騎着快馬飛跑的活的白衛軍。

葉菲姆跳了起來，走到薇爾卡跟前去。

『薇爾卡，』他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說，『你怎麼啦？別怕。我們馬上去集合了，那裏都是咱們自己人。』

『給我刀，葉菲姆卡。你怎麼這樣久才來？』

「喏，拿去，」葉菲姆把刀身冰冷冷的、擦得油光光的德國刺刀遞給他。

黑暗中什麼東西豁啦一聲撕開了。

「拿去吧，」薇爾卡說。「把腳裹起來，好舒服些。聽，不是得得得在響嗎？怕是我們的馬車來啦。」

「蠢東西！」葉菲姆覺得她把一團什麼溫暖而柔軟的東西，跟刀子一起塞在他的手裏，因此責罵她：「真是傻瓜。薇爾卡，你爲什麼把自己的綢子頭巾撕了？」

「拿去吧，拿去吧。那麼長，我要它幹什麼？要不然你摔了……我們才精呢。」

十五輛馬車開到高崗區去了。十輛——開到了斯派斯克大路的盡頭。可是最後一批馬車很遲很遲才到。被大家所遺忘了的葉菲姆和薇爾卡直到半夜才回到革命委員會。

鎗砲已經在很近的地方響了。附近古老的村莊施初波夫卡已經燒起來。電燈又不亮了。窗板都已經關上，大門都緊騰騰的閉着，街道一下子變得空寂起來。

『你們還在這兒逍遙什麼？』不知道從那兒出現的索巴金叫喊着說。

『索巴金！你真是該死！』臉色發白的葉菲姆卡忿忿地喊道。『誰在那兒逍遙？隊伍在哪兒？共青團員們在哪兒？』

『等一下，』已經認出他們的索巴金透了口氣說。『隊伍已經開走啦。你們是跟馬車一塊兒來的嗎？趕快帶兩輛馬車到彼索奇內依街去。那裏還留着些女人和孩子。索洛芒·薩莫依洛夫剛才來過。大家都已經開走，可是他們還留着。你們直接從那裏開到新橋去。在橋那面集合。然後再開到柯茹霍夫卡。那裏是咱們自己人了。』

索巴金一下子溜走了，他從黑暗中的什麼地方對葉菲姆喊着：

『當心……你……是個戰士啦！如果避難人不能從彼索奇內依街到目的地，你們得負責。』



『薇爾卡，葉菲姆噤着說，『留下來的都是咱們自己人。是薩莫依洛夫一家，伐西耳葉夫一家，我媽和孩子，你的祖母。』

『祖母有什麼？她老了，沒有關係的，』薇爾卡低聲回答。『薩莫依洛夫一家才糟哩：他們是猶太人。』

他們緊緊地拉着手，一塊兒跑到剛才停着兩輛馬車的地方。

可是無論他們怎樣跑，怎樣叫，車夫簡直連影子也不見了。

『我們自己來趕，』葉菲姆堅決地說。『跳上去，薇爾卡。沒有工夫再多等。』

他們在拐彎地方幾乎把一個女人碰倒。這女人一隻手挽着包，另一隻手抱着一個小孩，還有兩個哭着跟在她的後面。

『你上哪兒去，葉夫陀基雅？這馬車是載你們來的！』葉菲姆喊着說。『站在這裏不要跑開。我們一下子就回來。』

還沒有駛到家門口，他就聽到喊聲、哭聲和叫罵聲了。